

业聚集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但同时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或能耗和水资源消耗极大因而直接影响该地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对这些产业部门可以采取提高进入门槛的措施。近年来我国也对那些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和能耗很大的企业采取严厉的治理措施,这可以看成是提高这些企业进入门槛的措施。总之,因生产成本的提高而发生的对生产成本很敏感的产业的转移,其实质就是产业聚集区的一些产业向外转移,而产业的转移过程就是资本的转移过程。因此,产业聚集区对边缘区的补偿作用首先表现在资本(或产业)的转移上。

相对于劳动力转移,如何提高资本转移的速度,也就是如何提高资本的流动性?在一般情况下,要提高核心区对外围区的开放度,适度降低外围区对核心区的开放度。一方面,核心区的市场规模较大,如果上述两种市场开放度都很大,则在市场力的作用下,外围区的可流动要素大量向核心区转移,这进一步降低了外围区的产业份额。另一方面,核心区对外围区的市场开放度要足够大,则与核心区核心功能无关的受土地租金、劳动力成本影响较大的一些产业可向外围区转移,选择更有利的区位进行生产活动。上述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如果核心区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则可以加快资本转移。这意味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北京应采取更加主动的态度,积极促进首都功能以外的经济活动向津冀地区疏解,同时津冀应采取积极措施实现与这种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无缝对接。

(二) 有条件的福利补偿

很显然,采取非均衡战略而导致的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可以提高核心区的名义收入水平(因产业份额的扩大),又因价格指数的降低而导致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那么,因采取非均衡战略而导致的经济增长率提高对外围区有何种影响?我们可以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去分析。静态效应是指在核心区吸引力作用下,外围区可流动要素大量向核心区转移,导致外围区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的下降;动态效应是指因经济系统整体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所导致的外围区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如果动态效应大于静态效应,那么非均衡增长战略可以提高外围区的实际收入水平或者福利水平。

如果初始区际市场开放度较低,若提高区际市场开放度,则可以同时提高两个区域的福利水平,因为此时交易成本逐渐变小,这可以降低输入品的价格。当市场开放度达到某一临界点时,核心区与外围区的福利水平开始出现差距,核心区从经济聚集和经济快速增长中获益,但外围区从经济快速增长中获益而从经济聚集中受损。外围区从经济聚集中受损是指在核心区聚集力作用下,产业从外围区向核心区转移而导致的外围区产业份额的减少,产业份额的减少将降低名义收入,同时也降低实际收入水平。显然这两者都降低外围区的福利水平。外围区从经济快速增长中获益是指,因非均衡战略提高经济系统经济增长率而导致的外围